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三

學海堂

左海文集

閩陳編修壽祺著

妾母禮說

古者聖人之制禮也重祖禰之祀別尊卑之體嚴嫡庶之閑設降殺之節私奪乎公父行乎子尊尊親親壹統明本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險詖之釁消傾覆之階絕人治之大莫踰乎是苟爲反之義虧教傷吾於喪服而知周禮之意之精也吾於穀梁春秋而知魯禮之變之漸也儀禮喪服總麻章曰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也士卑大夫少尊降絕總天子諸侯尊一絕旁期貴貴之義爲皆有祭祀之事吉凶二道不敢以卑廢尊故也大

夫以上爲妾皆無服喪服總麻章曰貴臣貴妾此謂士也蒙士爲庶母言之禮記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此之謂也馬融注儀禮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爲貴臣貴妾鄭康成以爲公士大夫之君夫天子諸侯絕笄期大夫絕總又何臣妾之服之有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而專私其臣妾何聖人用禮之偏頗也諸侯之子父在爲其母何服喪服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氏注曰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諸侯厭其子於庶婦庶孫則不厭故服問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喪服小功章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鄭氏注曰以慈

已加則君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總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何服喪服大功章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鄭氏注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母也何以謂從乎大夫而降也降者降其本服也父爲大夫以尊絕其妾之總而無服子亦從父之尊而降其母之齊衰而大功也諸侯尊重故子厭大夫尊輕故子降如其本服謂之不降降其本服謂之降從其無服謂之厭從其有服而服謂之從服從其有服若無服而降謂之從降從降有三降其母之齊衰而大功者從乎父之厭其妾也降其妻之期而大功者從乎父之降其庶婦也降其昆弟之期而大功者從

乎父之降其庶子也不言從乎父言從乎大夫降有生乎父之
大夫者也庶婦之降小功通乎父也妾之無服庶子之降而大
功始乎大夫也言大夫則大夫之妾與庶子之厭降見言父則
不見也如使大夫服貴妾與士同於庶婦又爲通服則是未嘗
以尊降也則其庶子之服當統言從乎父而降不得言從乎大
夫而降也以是益知貴妾之服之不關大夫也或問曰父之所
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夫不服貴妾則庶子何以爲母大功曰
喪服傳一言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通上下也四言父之所
不降子亦不敢降謂大夫也兩言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君
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謂諸侯也故變父曰君夫言各有所
當也大夫絕總固有父所不服而子服之者矣從祖昆弟之子

也其子則爲族昆弟總也妻之父母也其子則爲外祖父母小
功也何疑乎大夫庶子之爲母疑乎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如使庶子與父同爲大夫父則爲貴妾總子則爲庶母無服則
何以言父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者乎則禮於是乎窮矣以
是益知貴妾之服之不關大夫也大夫之妾爲君之長子三年
爲庶子大功君子子何以爲庶母總也妾從乎女君子緣乎名
母也大夫之妾爲其子期大夫之庶子何以爲其母大功也妾
以賤遂子以尊殺也公妾與公之庶子何以不相服也妾從乎
女君子狀乎君也公妾爲其子期公子何以爲其母無服也父
得狀子君不狀妾也鄭氏喪服注曰君卒則庶子爲母大功大
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此庶子之不

爲後者然也庶子爲後爲其母何服喪服總麻章曰庶子爲父
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
親也然則何以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
以服總也馬融注曰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伸私親服廢尊
者之祭故服總也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
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氏注曰禮庶子爲後爲
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
小君在則益不可夫禮出妻之子爲母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
則無服今庶子爲後乃得服其母聖人以爲承祖宗之重屈母
子之情猶得廢一時之祭而存三年之哀其妻又爲皇姑齊衰
期其近臣又爲君母從服總亦少以伸孝子之心矣否則欲尊

其母而反賤其父而且輕其祖禮諸侯一娶九女不以妾爲妻
其責妾之繼室者攝女君則有之矣上雜記曰女君死則妾爲
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蓋所以定分別嫌
也雜記又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
祭不於正室鄭氏注曰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崔靈恩曰
謂女君死攝女君也於廟中爲壇祭之然則妾得祔食也喪服
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不世祭者薦而不祭非廢之也雜
記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喪服小記
說同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然則祖之妾曾祖之妾
高祖之妾皆得祔食也喪服小記曰妾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
於女君可也鄭氏注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

君一等然則妾亦得祔嫡於宗廟中也此士大夫之祭妾母然也
以是差之則庶子爲諸侯得爲其母別立廟穀梁傳曰禮庶
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所以別
廟者何也妾不敢體君不得配宗廟故也匡衡曰孝莫大於嚴
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嚴父尊祖
之義也否則欲尊其母而反賤其父而且褻其祖春秋諸侯爲
所生母常逆古之禮而加隆焉經以義書惟穀梁能以禮正穀
梁春秋隱公元年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母
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春秋文公九年曰秦
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曰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
而見正焉母以子氏者謂繫子爲號仲子繫惠公成風繫僖公

一也繫於子不繫於夫諸侯妾母之書法也終春秋之世見此二者而已所以正諸侯妾母之號也春秋隱公五年曰考仲子之宮傳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隱孫而修之非隱也曰考曰修則惠公已立之廟矣傳言非隱不非仲子之別廟也不配孝廟故也終春秋之世妾母別廟見此而已亦以正始焉爾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咸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猶穀梁春秋之義也左氏公羊以爲仲子桓公母歸贈歸祔皆一使而兼二禮然而一以妾繫夫一以子先母自違其例禮又大乖春秋書法未之有也左氏之言豫凶事益遠於事情矣鄭氏釋廢疾曰若仲子是桓母桓未爲君則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贈之此言足以折二傳矣春秋考仲子之宮何以不繫

子爲號也元年之文具矣此從可知也王使歸贈禮乎非禮也傳曰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然而惠與隱猶未嘗尊仲子爲大夫也傳言成之爲夫人者探隱之志非其世祭也世祭則成之爲夫人矣而隱猶未嘗施之國中也何以知之以經之不著仲子謚不著仲子夫人知之也初獻六羽猶下女君一等也春秋僖公八年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言夫人而不以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然則魯之尊妾母爲夫人而配宗廟自僖之於成風始也以子爵母以妾體君賤其父褻其祖春秋以著魯禮

之所由變也臨以宗廟而去其氏其義嚴矣左氏以爲夫人哀姜也然春秋之例生卒偁夫人葬稱小君哀姜之薨八年矣致主于廟不得猶偁夫人也公羊以爲夫人齊媵女之先至者然楚女之至不見於經惡乎知夫人之爲齊媵也且夫人見廟必以祭呂禘則彌隆何爲譏不敬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自我而往也齊仲年來聘致夫人自彼而歸也夫人姜氏至自齊自我而迎也我娶之不可言致也夫人旣至矣見廟又何致焉故穀梁言尊成風是也自僖之夫人成風也然後風氏薨書夫人然後葬成風書謚書小君臣子無貶尊上之文也傳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是春秋偁號之變也然後僖之子孫因襲其制累世而不改宣之母項熊襄

之母定嬀昭之母齊歸卒皆夫人之葬皆小君之然後魯之君
喪所生母遂服三年左氏傳昭公十一年葬齊歸晉叔向譏之
曰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其甚也則哀公爲悼公之母
齊衰春秋定公十五年弋氏卒不夫人葬定弋不小君何也哀
有定公之喪未君故不及尊其母也且定之嫡夫人不見於經
容春秋時尙存故尊不得加於妾母也非春秋削之也左氏曰
爲不偁夫人不赴不祔於姑也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夫君已夫
人之春秋以不赴不祔而不夫人則是臣而貶君可乎魯自僖
公來妾母無不夫人矣哀何爲而不赴不祔不夫人之也文姜
哀姜之有罪其卒與葬春秋不能貶而不夫人不小君君不貶
之故也臣子之義也哀不降定弋春秋何爲獨去其夫人故吾

以爲哀不及加其尊也穀梁不見隱桓之母何也曰爲春秋前
卒可也左氏以君氏爲隱母則不辭不夫人不氏春秋書法未
之有也左氏公羊不見隱夫人穀梁之目夫人子氏爲隱妻何
也春秋之例一公之世必書其夫人隱不宜闕焉知子氏之爲
隱夫人也夫人歸氏之爲襄妾以否穀梁無以明之左氏以齊
歸爲敬歸之娣杜預注以胡女敬歸爲襄公妾何休注公羊則
以歸氏爲襄公嫡夫人然齊歸果嫡何得初至不書欲言爲世
子時娶之而沙隨之會襄公始生何得成公之世已娶夫人休
雖不信左氏無以自解然則歸氏之爲襄妾吾取左氏可也許
慎五經異義曰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
國也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穀梁說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

也左氏說母以子貴禮也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說鄭氏駁曰禮無二適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五經異義又曰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謹案禮妾母無服謂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氏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以歸齊不反故也此鄭氏之優穀梁也夫攷之於禮則喪

服有數驗之春秋則稱號有殊古之正名如此其重也是以大統壹大本明尊尊親親人道得其序焉若夫王者殊時禮不相襲質文異宜損益異制非學者之所敢知也雖然漢韋匡之議宗廟近於古矣

駁沈果堂尙書小疏唐虞不步五星說

史記麻書黃帝考定星麻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武帝詔言黃帝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按五部卽五行五星與五部合者也故蔡邕天文志謂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渾天者翔自黃帝也然則五星之步自黃帝已然矣黃帝素問云凡五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言由人仰視之大小以測高卑此亦黃帝推步五星之證也斗綱之端五星起